

520™
青春默片

木槿花开

陪你到世界的
终结

顾颜◎著

三个〇后小女子的
缓慢成长与剧烈离伤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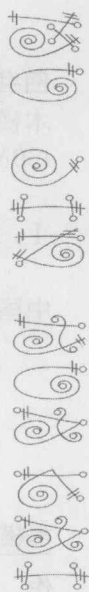


木槿花开

顾颜◎著

三个90后小女子的
缓慢成长与剧烈离殇

陪你到世界的
终结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槿花开/顾颜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7
ISBN 978 - 7 - 80173 - 896 - 7

I. 木… II. 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9260 号

木槿花开

作 者 顾 颜
责任编辑 宋亚晖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32 开
7 印张 17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73 - 896 - 7
定 价 22.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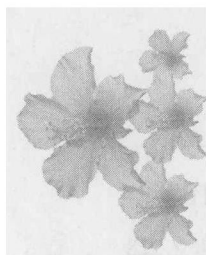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 sina. net

http: //www. sinoread. com

CONTENT
目 录



楔子——夏日祭 / 001

第一章 那些青春杜撰的浪漫季节 / 004

第二章 未央之夜靡靡之音 / 014

第三章 听见你在绵长岁月里吟唱 / 024

第四章 安宁年月里内心的冲撞 / 035

第五章 清澈的春天 / 048

第六章 雨季里缠绵的初吻 / 057

第七章 漫溢的疼痛侵袭而来 / 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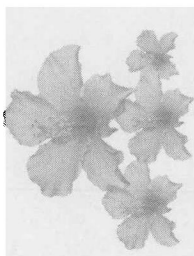
第八章 时空里无尽绵密的温软 / 079

第九章 爱在你离开之后永生 / 088

第十章 无法察觉的禁忌之爱 / 097

第十一章 薄雪里绽放的血色花朵 / 107

CONTENT
目
录



第十二章 秘密的花朵徐徐开来 / 118

第十三章 黑色蒲公英里的白色粉末 / 128

第十四章 黑色蒲公英里的白色粉末(2) / 139

第十五章 锦年时光 / 149

第十六章 深陷潜规则 / 157

第十七章 泄露的禁忌爱恋 / 168

第十八章 最终你们都离开了我 / 178

番外篇① / 188

番外篇② / 195

后记 / 215

楔子——夏日祭

年幼的光景里，记忆里错落着许多嬉笑打闹声，是门缝外的童真世界。时常贴在门缝上看被光线切割得狭长的空间。那些孩子灰头土脸的样子，在尘土飞扬中，明亮的笑容照亮了一季又一季的时光。

落雨的时候，就蹲坐在天井边，伸出小手掌承接从屋檐上滴落的沁凉的雨水，手心轻微地颤动，似是接吻般的悸动。抬头便是四角的灰色天空，偶尔一只晚归的淋湿了的鸟儿飞过，心中寂寥地想象它可能遇见过的世界。很少有小孩子是这样长大的吧，被禁足在所谓的温室花园里，被隔绝在完全的爱护里。幸好爷爷书屋里的书极多，驱散了很多寂寞感，任由孩子的幻想构筑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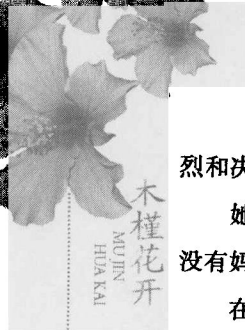
在七岁之前，记忆里最为清晰的是在南方水乡与奶奶同住的日子。奶奶是性格严谨的人，不喜欢我和乡下的孩子玩耍，说是女子该有的性子都是小时候玩耍时磨掉的。偶尔，她带我到集市，把天井边上种的栀子树的白色厚软的花朵摘下浸在小碟子里，手指在碟子里抹了一下，缓缓收拢起我的头发慢慢地用牛角梳梳理。

她常常伏在我的耳边说：“小禾啊！女子要乖顺，要恬静，不能聒噪，不能性情过于激烈。”那时，我悟不懂她说的话。

而小时看似谦和安宁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血液里流动着一股激

001





烈和决绝的暗涌。

她常常在我提及妈妈时面容涨红眉头紧锁，“不许提这个人，你没有妈妈。”向来温和的奶奶总会因此而厉言训斥我。

在那个古老的水乡，我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我被这个形容枯槁的老人溺爱着而又偏激地禁绝于外界繁华嬉闹的世界。

水乡的乌篷船，摇曳着多少人的梦，执长竿的老者，穿越了多少时光蜕变成这样枯槁的模样。每次和奶奶去城里赶集，自己的内心容易冲撞出这样那样的遐想和疑问。谁也不能解释，寂静的河面下是怎样的激流暗涌。

离开了水乡多年之后，我时常在失眠的深夜里回想起那些时光，耳际似乎还能听见乌篷船下的水流声，细碎地，湿润地嵌进自己的浅梦里。奶奶的生命终结在一个盛夏的祭奠节日里。

那是在水乡甚是隆重的节日。奶奶跪在神位塑像前，闭着眼睛嘴角微微蠕动，喃喃自语着她的愿望。我喜欢看她那样的表情，即使已经是皱纹深嵌在容颜里的老人，还是时常在认真的时候闪耀着孩子在期许时才有的美好神情。

只是在瞬间，她手指间捻着的香落地，她倒瘫在地，手往心脏的位置用力抓。她微张着嘴，目光瞬间空洞。我愣在一边发不出任何音节，感觉周围的人开始骚动，有女人的尖叫，有孩子的哭叫，有男人的大声喝叫。所有的声音积聚在一起爆发成可怕的叫嚣。

只有我，没有发出一个音节。

医院的洁净常常让人感到不安。那是一个有很多人接近着死亡，也有许多人奋力伸手触及希望的地方。奶奶说过：“事事都是在自相矛盾里永生。”

我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手指相互缠绕，不安地等待着。我知道，他要来了。

那种厚实的温暖覆盖在自己柔软头发上的时候，我知道他来了，抬头就是他因着疼惜而眉头紧皱的表情。喉间哽咽着的音节瞬间坍塌掉。那是一种压抑下的哭泣，没有声音，浑身都在颤抖。他把我拥入怀里，是一种安定的力量。我在含混的哭泣里对他说：“爸爸，你来了。你终于来了。”

奶奶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白色的床单盖住了她的脸。他走近，眼泪无声流淌下来，掀起床单，奶奶沉寂了的脸上眉头依旧深锁。我抽抽搭搭地走近，他拿起我的小手，让我的手指轻轻地抚平她的眉头，温柔地，细致地。那种感情深嵌在每一个动作里，无声无言无语。

奶奶的葬礼结束了以后，他在水乡陪了我几日，我们一起去山上采小小的野菊花，一起在田野间看停在水稻叶尖的红色小蜻蜓，一起慢慢走回家。一些记忆在自己小心地收藏下变得弥足珍贵。

他抱起我微笑，即使我时常觉得那种微笑只是一种退却后的幸福，他选择了另一个女子走进我们的生活。

我叫她温姨，一个温和的女子，曾经是在舞台上踮起脚尖不断旋转的小天鹅，微笑起来有种融化掉时间的感觉。这样美好的女子，容易让人忘记岁月迁徙的痕迹。

认识爸爸是在一次时装展销会上，那时她已经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舞蹈编导，在台下指挥的时候声音依旧是温和平静，但仍能让人感到一种强势的压力。爸爸认为这样懂得事事做到恰当的女子并不多得。他们在席间的觥筹交错间笃定地确定了对方。

就此，当水乡青石板上的童谣渐渐远去，那些晚归的鸟儿业已消失，那些汨汨的水流声渐弱，那段在棉城的青春故事，在相遇中，在迷恋中，在彷徨中，在被推入成人世界的混浊中，衍生了，相爱了，毁灭了。





第一章 那些青春杜撰的浪漫季节

“温姨！我走了！”我拿起盘子里的面包咬在嘴里就骑着自行车跑出了院子。

温姨打开了二楼房间的窗子，“小心点。”

我头也不回地朝她摇手拜拜，迅速地转过了一个街角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又是棉城的一个秋天了，坐落在南方的棉城，紫荆花四季常开，微风浮动花瓣飘飘落落。我单手骑车，扬起一只手臂，隔着新学校的校服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季节的微凉。

离开水乡十年了，我不再是那个不爱说话的小女孩，记忆里不会只有那四角的灰色天空，我成长成一个挚爱骑车外出的女孩。沿着公路看四季不败的紫荆花，沿着湖边看那些正在缱绻的爱恋，随身一定会携带着我的相机，把那些我喜欢的瞬间，咔嚓，攫住！

中考结束后的长假里，我背着行囊带着相机离开了家，四处游走。拍下游走的都市里混浊的河流，城市高楼上狭长的天空，逼仄的公寓楼道，穿着睡衣出来倒痰盂的女人，匆忙地行进在各自生活中的人群，他们或踌躇满志或混沌不知天日。那些一直在行走的表情，常常让自己感到怅然。

我拒绝了温姨给我安排的舞蹈加强课，她没有强迫我，但不无可惜地对我说：“小禾，你的拉丁舞跳得一直都那么不错，为什么要放弃呢？”

“因为我更加喜欢摄影，我喜欢抓住生活的瞬间。就给我个机会出去吧。”我坚持己见地与之交谈。

就这样，他们给予了我一个外出摄影的夏季，而在那个暑假结束归来之时，我没有诉说太多的故事让他们知道我的行程。即使其中有着那么多让我荡漾的心绪。我想有些故事如果没有续写的可能还是应该暗藏在心里，因为别人未必能够读懂。

棉城的秋天是个浪漫的季节，城道边的梧桐树叶片渐渐蜕变成红色。开在花圃里的茶藨，年轻的男孩骑着自行车载着年轻的女孩，他们的年轻和棉城的风景杜撰了它的浪漫。

这座城市缓慢地行进在整个世界急速的运转里，这的确是一个神话。

小吉就是这浪漫故事的一部分。

在那个开学典礼上，那个迟到的女孩，虽然已经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抱歉，颀长的身材却很是扎眼。她跑到我的后面，对我灿烂地笑。她的皮肤白皙几近透明，头发长及腰，微微地曲卷泛黄，长长瘦瘦的胳膊和腿把运动服款式的校服穿得漂亮极了。

她压低自己的声音对我说：“我叫小吉。”

她的声音带着细细的沙质感，微笑的时候明亮了一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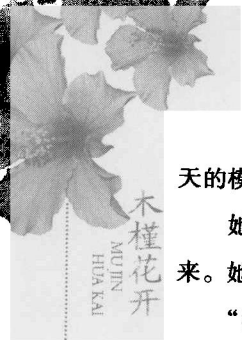
“郁禾。”

典礼上照例是校长与各个领导的讲话，冗长乏味。底下微微地骚动起来。小吉点点我的后背轻声说：“很无聊吧。我们跑出去吧。”

“怎么出去？”

她斜射目光，示意我看老师。开学第一天老师们也是个哈欠连





天的模样。

她拉着我溜出了礼堂。户外的空气就是好，瞬时觉得心情明亮起来。她伸着懒腰，白皙瘦长的手臂在阳光里闪烁。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学校操场的后面是一座废弃的工厂，水泥地上破裂的缝隙里开出细小的紫色花朵。她指了指工厂外的铁楼梯，我们奔跑上去，褐色的锈斑一点一点落雪般在震动下抖落。来到空旷的顶台，我们注视一下对方后一齐咯咯笑起来。彼此都是那么莫名其妙的人，莫名其妙得如此有默契。

“小禾，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学校。”

“嗯。看得很清楚。”

“我以前常一个人来这里。”

“你不是新生吗？”

“谁说的？”

“那你去参加新生开学典礼？”

“课听得无聊就溜到礼堂转转喽。礼堂没意思就拉一个看起来有点意思的人陪我来这里吹吹风喽。”

“这里真的很舒服。”

我们自由地伸展身体，深深地呼吸，瞬时释放了自己。

她拉我的衣袖，指着地面上用白色油漆一笔笔涂鸦的文字：

一个漫长夏季的结束，是手中哈根达斯被风卷残云的片刻，是长途旅行上停住脚步观望站台上人流涌动时的怅然若失，是一个青涩缠绵的浅吻后的离别，是地铁里低头沉默的时刻。一个夏季能承载的只有自己这样富饶。

一个夏季的消亡是另一个季节的重生。

一段感情的过去，是一个小说故事的开始。

一封未开的信，是一段情愫的割断。

“这是以前来这里的人书写的文字，因为看到这些文字，我渐渐喜欢上这里，一个人在这里吹风。”小吉翩然笑起来。

她就是这样别致的女孩。即使被包裹在宽大的校服里，依旧能让人瞥见她旖旎的青春亮丽。即使常常逃课，成绩却依旧是好的，让老师舍不得责骂。

我们在午饭时间流窜在棉城的各个小食摊前，那些辛辣爽脆的食物被我们嚼得生动起来。小吉有句我的名言：“食物在我的品尝下就获得了重生，得到了它人生的意义。”

我们常常这样嘻嘻哈哈地把各种食物风卷残云。年轻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毫无顾及地挥霍自己的青春。

偶尔在快要放学的时候，她轻叩我身旁窗户上的玻璃，站在户外灿烂的阳光里对我微笑，然后欢腾地离开。

我知道她在工厂的顶台等我。

讲那些小小的爱情故事，对于她这样的女孩有那么多故事并不出奇。但是，她像是一尾伶俐的鱼儿，在青涩的爱恋里游玩，却还是自在地一个人摇动鱼鳍，似乎那些情感她都未能沾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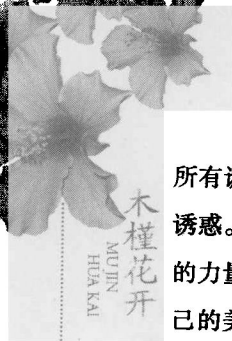
“小吉。”我担忧地望着远眺的她，眼神悠远。

亲爱的小吉，你到底在仰望什么？

长长的绿荫小道上，两个高挑的女生慢慢地行走，安静，无言，我们需要的是这样无声地相傍。

周末的夜晚，小吉离开宿舍去舞厅的乐队打鼓。她是伶俐的女孩子，对于这种乐器很快就上手了。乐队的其他成员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他们拥有大把的时间和激情去叫嚣这样的音乐。在闪光灯下的小吉诡异地将自己消瘦的脸颊和手臂拍上厚厚的粉底。她告诉我她喜欢





所有诡异颓靡的物什，因为别人不愿也不敢靠近的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诱惑。在那些激情四射的音乐里，我看见她不断地敲击，身体里饱满的力量被无限释放出来。我多想告诉她：小吉你是美丽的，属于你自己的美丽。

她不许我经常去看她表演。

“在你还不能保护好自己的时候，不要轻易离开你自己的世界去乱闯其他的禁地。那个地方看似是我们这些热爱音乐的人去享受的天地，但是实质上是一个有着很多可怕肮脏交易的地方。”

而当时我只把小吉的话当做是她吓唬我的把戏，我并不知道在未来，那些污浊黏稠的黑色暗流会把她完全吞噬掉。

这样的生活不紧不慢，谁也想不到那个高二3班常常逃课的漂亮女孩居然常常在深夜给我补习功课。每次她来到我家都懂得将自己修整出安宁乖巧的模样。她清楚自己身上的光芒在什么时候应该遮盖住，因为不是谁都能接受那样的另类和锋芒。

她讲课总是有条不紊，思路清晰。以至后来我常常在学校不听讲，只等着她晚上给我补课。她总是容忍我的依赖，也在讲课的过程中告诉我自学的最快方法。

没有人知道在昏黄的台灯下，她微卷的长发闪烁着淡黄的光泽，一脸认真的表情。她的脸上有着无穷的面具。

小吉曾经对我讲过《大明宫词》里最让她心动的画面，她说：“十五岁的小太平脸带泪痕地在长安街寻找她的女伴，误以为戴着一样面具的薛绍就是女伴，在摘下薛绍面具的慢放镜头里，我知道太平一生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爱情就是等待一个去摘下你防护面具的人，然后就此全然相拥。”

“我知道太平一生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爱情就是等待去摘下你防护着外界的面具，全然相拥的一个人。”

小吉，谁又是那个摘下你面具的人呢？

那些在路途中拍下的相片自己在暗房一张一张地洗出来，喜欢拿着镊子捻着相片的一角看着它在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将记忆复苏。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时间可以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然而这间小阁楼常常让我记起一些什么，一些完全没有记忆过的影像。一个身材均匀的女子，头发很长却随意地扎起来，我看见她也在这间暗房走动，美好的侧脸，小巧的鼻子和精致的下巴。可是，当我努力去回忆的时候，额头上的疤尖锐地疼痛起来。即使疤痕已经变得浅淡，跳舞的时候把所有的刘海收拢起来也没有人会看见。但是，自己无端地对于它有一种羞耻感。

我记起了当年爸爸把我带到温姨的面前时，我茫然地问：“她是妈妈吗？”

温姨面容上的尴尬一瞬消逝，“小禾，我是温姨。”

我揪着爸爸的衣袖，我以为我回到城里就能看见我的妈妈，但是她却不在，而是叫做温姨的女人进驻了这里。

我尝试着询问妈妈的事情，但是爸爸总是容易在我提及这个事情时，眼神瞬间空洞，似乎那是他心里最疼痛的地界，即使是至亲的我，也不能涉足。

然而在那间阁楼的摄影器材里，那把旧沙发上，我总能找寻到点点星星的记忆，而那些深切的感觉里我知道我对着这个模糊影像里的女人有着一种特别的喜欢。我相信这种感觉只有至亲血液里的妈妈才能有。

那种从小就被遏制住的找寻感，在日益长大的身体里不断膨胀。

我把内心积压的这些问题告诉了小吉，“我要去找她，我觉得爸





爸和奶奶没有必要这样隐瞒我。一定是其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像记得又记得不是那么清晰。”

小吉告诉我：“有时候有些事情，不知道就是一种幸福，过分的清醒总是让人疼痛。或许那只是你自己多年来未能见到她所产生的幻想而已，或许她不是那种你喜爱的人。”

我困惑地看着小吉，“怎么可能，自己的妈妈，没有理由不喜欢的。”

“小禾，你错了。我宁愿自己没有那样一个妈。”小吉声音低沉。

我才恍然发觉，她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人，总是和一群玩音乐的朋友在一起。

“为什么你又总是让自己这样清醒呢？小吉，我不能做一个连自己妈妈是谁都不知道的人。你不会知道一种记忆的缺失是怎样的苦痛。”我骤然情绪激动起来。

而小吉那种仰望时迷惘的神情，却让我不能言语，在心底我有个更加饱胀的欲念——我一定要找到你。

是寻常的一顿晚饭，温姨煮了她的拿手好菜蒜香茄子，还有糖醋鱼，赏心悦目的菜色。我们像往常一样边聊天边吃饭。突然，我的额头疼起来，我甩掉了筷子哭叫起来。

“啊！疼！爸爸疼！额头疼。”

爸爸抱着我帮我捂着额头。温姨慌忙地拿来冰袋帮我敷。爸爸很是忧虑地说：“医生说是只要十年内没有什么症状就好，怎么就突然疼起来了。”

温姨焦虑地说：“你抱她去床上躺会儿，我去打电话找医生。”

我瞪大了眼睛拉着温姨，“不用了，敷着冰就好多了。不用麻烦医生的。”

躺在床上，爸爸拿掉了冰包，细细地看着我的额头，“还疼吗？

以前在水乡老是这样疼吗？你要好好注意知道吗？当年医生说，虽然撞到的口子不大但是伤口很深，很容易产生对视网膜的伤害。”

他怜惜地看着我，这么多年来他给了我富足无忧的生活，总是细心地体贴我，却还是时常这样眉头深锁地怜惜地望着我。我开始对自己的演戏感到有点不安。

“爸爸，为什么这样严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我点点头，“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跟妈妈有关，对吗？”

爸爸抿着嘴点头，帮我盖好身上的被子，一副要离开的样子。

“爸爸！为什么你不愿意告诉我她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愿意见到她，让我自己去见见她，好吗？”

“她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了。难道我们现在的生活还是无法填满她缺失的那个位置？”

“为什么会离开呢？爸爸，告诉我好吗？”

“当年你才有六岁，她抱着你下楼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失手把你摔在了楼梯口，你的额头就是在那里磕到的。她就死了。”

“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只是不想你伤心而已。小禾，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不要去想过去的事情了。”

“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去祭拜过她？”

“她说过自己不喜欢停留，所以我把她的骨灰撒在了海里。小禾，你听我说，我们只是不想你伤心而已。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安宁幸福吗？不要多想，好吗？好好睡一觉就好了。”

“爸爸，她的名字是？”

“锦跃。”

他关掉了灯，离开了房间。





直觉告诉我，一定不是这样。那些细枝末节里，那些不合情理的答案，不。我甚至感觉到她的气息，在某一个地方缓缓地散发到我的身边。我房间的壁纸是浅绿色细碎的花朵浮雕，白色灯笼式的台灯，这些都不是爸爸购置设计的，他的性格里没有这样细致的独特。他的喜好也不会是这样的选择。阁楼上完备的洗照器具。我不是不能承受悲伤的孩子，十几年来奶奶和爸爸之间对我的隐瞒都告诉我事情不是这样的。

她和我一样都热爱摄影，喜欢透过镜头去观望这个世界。而偶尔在眼前浮现的那个女子一定是她，那样精致的下巴，微笑抑或沉默都是让人默默凝视的女子。她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离开了我们。或许和爸爸有什么不能打开的心结，甚至可能是和奶奶的婆媳关系问题。

那些电视剧里千回百转的剧情在我的脑海里不断重现。

我开始注意到阁楼里留下了她许多的印记，一些洗好的黑白照片。白色厚软的大花朵、微笑的孩子的脸、残垣断壁上诡异的黑色猫、清晨还在睡梦里的爸爸。这是她爱的细微事物，我终于在这些影像中一点一点靠近她。只是，她从来没有拍下自己，没有。

一个摄影师爱的是他所观望到的世界，而不是镜子里的自己。自己总是一个过于匮乏的作品，不值得去推敲。

这是她用铅笔在墙壁上写下的文字。她的想法，她的观点，在岁月斑驳的印记里，刻画在了这里。我轻轻抚摸这些文字，如此亲近的感觉，我浅浅地微笑。我是这样唤你的：“锦跃。”

在我把这些告诉小吉的时候，她浅浅地微笑，顶台的风吹散了我们的头发。

“小禾，或许知道这些就足够。她是这样让人喜欢的女子。”

“可是，我感觉到她还在，一定。我要去找她。”

我的眼神暗淡下来，对于她，我总是从一些细枝末节去推断幻